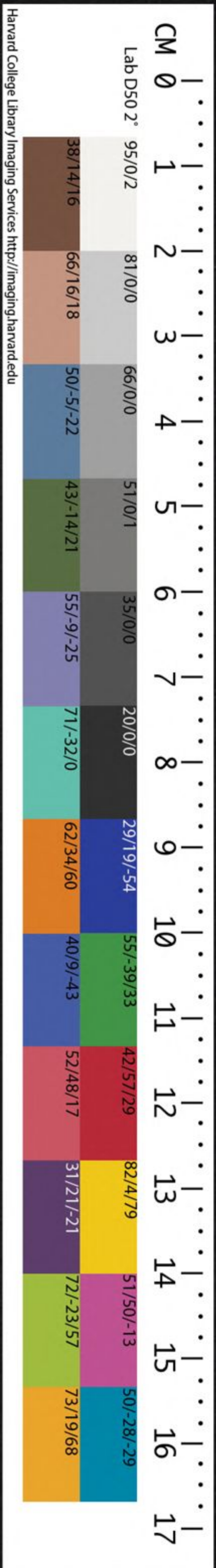


T2511/1273b(45)

45



AT HARVARD UNIVERSIT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DEC 3 1965

DEC 3 1962

李斯列傳第二十七

史記八十七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

索隱曰地理志汝南有上蔡縣云古蔡國周武王弟叔度所封至十

八代平侯徙新蔡二蔡皆屬汝南後二代至昭侯徙上蔡屬沛六國時為楚地故曰楚上蔡也年少時為

郡小吏

索隱曰郡二作鄉劉氏云掌鄉內文書

見吏舍廁中鼠食不

潔近人犬數驚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

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於是李斯乃歎曰

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乃從荀卿

學帝王之術學已成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國皆

弱無可為建功者欲西入秦辭於荀卿曰斯聞

得時無怠今萬乘方爭時游者主事

索隱曰言萬乘爭雄之時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游說者可以立功成名當得典主事務也劉氏今秦王欲

吞天下稱帝而治此布衣馳騫之時而游說者

之秋也正義曰言秋時萬物成熟今爭強時亦說士成熟時處卑賤之位而計

不為者此禽鹿視肉人面而能彊行者耳索隱曰禽

鹿猶禽獸也言禽獸但知視肉而食之莊子及蘇子曰人而不學譬之視肉而食揚子法言曰人而不學如禽何言不暇

遊說取榮貴即如禽獸徒有人面而能彊行也故詭莫大於卑賤正義曰呼后

而悲莫甚於窮困以處卑賤之位困苦之地非

世而惡利正義曰言譏世富貴惡其榮利自託於自託

於無為此非士之情也索隱曰非者譏也所謂處士橫議之時也故斯

將西說秦上矣至秦會莊襄王卒李斯乃求

為秦相文信侯呂不韋舍人不韋賢之任以為

郎李斯因以得說說秦王曰胥人者去其幾也

索隱曰胥人猶胥吏小人也去猶失也幾者動之微以言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小人不識動微之會故每失時也劉

氏解幾為彊非也○正義曰胥相也幾謂察也言關東六國與秦相敵者君臣機密並有瑕釁可成大功而遂忍之成

大功者在因瑕釁而遂忍之索隱曰言因諸侯有瑕釁則忍心而翦除

故我將說秦以并天下也昔者秦穆公之霸終不東并六國者

何也諸侯尚眾周德未衰故五伯迭興更尊周

室自秦孝公以來周室卑微諸侯相兼關東為

六國秦之乘勝役諸侯蓋六世矣正義曰秦孝公惠王文武王昭

王孝文王今諸侯服秦譬言若郡縣夫以秦之彊大

王之賢由靈龜上駭除徐廣曰駭音掃○索隱曰言秦

不淨不足足以滅諸侯成帝業為天下一統此萬

世之一時也今怠而不急就諸侯復疆相聚約

從雖有黃帝之賢不能并也秦王乃拜斯為長

史聽其計陰遣謀士齎持金玉以游說諸侯諸

侯名士可下以財者厚遺結之不肯者利劍刺

之離其君臣之計秦王乃使其良將隨其後秦

王拜斯為客卿會韓人鄭國來間秦以作注漑

渠正義曰鄭國渠首起雍州雲陽縣西南二十五里自山邱

兵而使水工鄭國問秦作注巴而覺秦宗室大臣皆

言秦王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天抵為其主游間

於秦耳請一切逐客索隱曰一切猶一例言盡逐之也

不斷者解漢書者以一切李斯議亦在逐中斯乃上

書曰正義曰在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昔

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索

迎蹇叔於宋索隱曰秦紀又云百里奚

於虞虞立入秦謂穆公曰臣不如臣友蹇

求不豹公孫支於晉索隱曰不豹自晉奔秦左氏

也是秦大夫而云自晉以來亦未見其出此五者不

正義曰括地志云公孫支岐州人遊晉後歸秦

正義曰括地志云公孫支岐州人遊晉後歸秦

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西朝西戎索隱曰秦本紀穆公

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朝西戎此孝公

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

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

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

索隱曰案惠王時張儀為相請伐韓下兵三川以臨二周司馬錯請伐蜀惠王從之果滅蜀儀死後武王欲通車三川令

其茂拔宜陽今並云張儀者以儀為秦相雖錯滅蜀北收

上郡正義曰惠王十五年南取漢中正義曰惠王十三年

里包九夷制鄢郢索隱曰九夷即屬楚之夷也地理志

云故鄢也。正義曰夷謂并巴蜀取上都取漢中伐東據

義渠丹黎是也九夷本東夷九種此言者文體然也

成臯之險正義曰河南府汝水縣也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

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發穰

侯逐華陽徐廣曰華一作紫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

使秦成帝業索隱曰高誘注淮南云蠶食盡無餘也此四君者皆以

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却

客而不內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

秦無彊大之名也今陛下致崑山之玉正義曰崑

國東北四百有隨和之寶正義曰括地志云瀆山一名

里其岡出玉有隨和之寶正義曰括地志云瀆山一名

縣北二十五里說苑云昔隨侯行遇大蛇中斷疑其靈使人

寸絕白而有光因號隨珠卞和璧始皇以為傳國璽也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

劍見蘇秦傳乘織離之馬徐廣曰織離蒲稍皆駿馬名○索隱曰徐氏據孫卿子而為說建

翠鳳之旗樹靈龜之鼓鄭玄注月令云龜皮可以冒鼓此數寶者

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

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

為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馱馱不實

外既索隱曰馱音史馱音提周書曰正北以馱馱為馱廣雅曰馱音馱也鄭景純注上林賦云生三日而超其母

也江南金錫不為用西蜀丹青不為采所以飾

後宮充下陳索隱曰下陳猶後列也晏子曰晏子曰娛心意說

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

之珥索隱曰宛音於阮反傳音附即隨珠也死者謂以珠宛轉而裝其簪傅者以璣附着於珥珥者瑱也璣是

珠之不圓者或云宛珠宛地之珠也隨在漢水之南宛亦近漢故曰宛珠璣者女飾也言女傅之珥以璣為之並非秦所

有物阿緇之衣錦繡之飾徐廣曰齊之東阿縣緇帛所出不進於

前而隨俗雅化徐廣曰隨俗一作脩使○索隱曰謂閑雅變化而能隨俗也佳冶

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琴瑟叩鏡彈箏搏髀

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索隱曰說文云擊箏及鏡也

音於頁反在瓦器也秦人鼓之以節樂鏡音甫有反鄭衛桑間昭虞武象者索隱曰昭

作韶異國之樂也今棄擊壎叩鏡而就鄭衛退

彈箏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

已矣令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

者去為安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

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
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彊
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
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明
其德索隱曰管子曰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泰山不辭土
石故能成其高文子曰聖人不讓負新之言以庶其
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
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令乃棄黔首以
資敵國索隱曰資猶給也却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
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
齎盜糧者也索隱曰藉音積夜反齎音才奚反說
文曰齎持遺也齎或爲資義亦通夫

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
衆令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
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秦王乃除逐
客之令復李斯官新序曰斯在逐中道上上諫書達
始皇始使入逐至麗邑得還卒
用其計謀官至廷尉二十餘年竟并天下尊主
爲皇帝以斯爲丞相夷郡縣城銷其兵刃示不
復用使秦無尺土之封不立子弟爲王功臣爲
諸侯者使後無戰攻之患始皇三十四年置酒
咸陽宮博士僕射周青臣等頌稱始皇威德齊
人溥于越進諫曰臣聞之殷周之王千餘歲封

子弟功臣自為支輔令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患臣無輔弼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令臣青等又面諛以重陛下過非忠臣也索隱曰重音逐始用反重者再也始皇下其議丞相丞相諤其說絀其辭乃上書曰古者天下散亂莫能相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令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所建立令陛下并有天下辨白黑而定一尊索隱曰劉氏云前時國異政家殊俗人造私語莫辨其真令乃分別白黑也秦始皇并六國定天下海內共尊立一帝故云定一尊而私學乃相與非法教之制聞令下即

各以其私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非主以為名異趣以為高率群下以造謗如此不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諸有文學詩書百家語者蠲除去之令到滿三十日弗去黥為城旦所不去者毀醫藥下筮種樹之書若有欲學者以吏為師始皇可其議收去詩書百家之語以愚百姓使天下無以古非今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皇起同文書正義曰六國制令不同今令同之治離宮別館周徧天下明年又巡狩外攘四夷斯皆有力焉斯長男由為三川守諸男皆尚秦公

主女悉嫁秦諸公子三川守李由告歸咸陽李
斯置酒於家百官長皆前為壽門廷車騎以千
數李斯喟然而歎曰嗟乎吾聞之荀卿曰物禁
太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閭巷之黔首上不知其
驚下遂擢至此當今人臣之位無居臣上者可
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索隱曰稅駕猶解駕言休息也李斯言已今日富貴已極然未知向後吉以止泊在何處也始皇三十七
年十月行出游會稽並海上北抵琅邪正義曰丞
相斯中車府令趙高兼行符璽令事皆從始皇
有二十餘子長子扶蘇以數直諫上上使監兵

上郡

正義曰上郡故城在綏州上縣東南五十里

蒙恬為將少子胡亥

愛請從上許之餘子莫從

辨士隱姓名遺秦將章邯書曰李斯為秦王死發十

七兄而立今王也然則二世是秦始皇第十八子此書在善文中

其年七月始皇帝至

沙丘

正義曰沙丘臺在邢州

病甚令趙高為書賜公子扶蘇

曰以兵屬蒙恬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未授

使者始皇崩書及璽皆在趙高所獨子胡亥丞

相李斯趙高及幸宦者五六人知始皇崩餘羣

臣皆莫知也李斯以為上在外崩無真太子故

秘之置始皇居輜輳車中

徐廣曰一作輜輳

百官奏事上

食如故宦者輒從輜輳車中可諸奏事

文穎曰輜輳車

如今喪輜車也子孟車曰如衣車有窻幄開之則溫開之則涼故各之輜輶車也如溥曰輜輶車其形廣大有羽飾也趙

高因留所賜扶蘇璽書而謂公子胡亥曰上崩無詔封王諸子而獨賜長子書長子至即立為皇帝而子無尺寸之地為之奈何胡亥曰固也吾聞之明君知臣明父知子父捐命不封諸子何可言者趙高曰不然方今天下之權存亡在子與高及丞相耳願子圖之且夫臣人與見臣於人制人與見制於人豈可同日道哉胡亥曰發兄而立弟是不義也不奉父詔而畏死是不孝也能薄而林譴史記音隱宰顯反○索隱曰劉氏音將淺反則譴亦淺義古人語自有重輕所

以文字有異彊因人之功是不能也三者逆德天下不

服身殆傾危社稷不血食高曰臣聞湯武弑其主天下稱義焉不為不忠衛君弑其父而衛國載其德孔子著之不為不孝夫大行不小謹盛德不辭讓鄉曲各有宜而百官不同功胡顧小而忘大後必有害狐疑猶豫後必有悔斷而敢行鬼神避之後有成功願子遂之胡亥喟然歎曰今大行未發喪禮未終豈宜以此事干丞相哉趙高曰時乎時乎間不及謀羸糧躍馬唯恐後時胡亥既然高之言高曰不與丞相謀恐事

不能成臣請爲子與丞相謀之高乃謂丞相斯
曰上山崩賜長子書與喪會咸陽而立爲嗣書未
行今上山崩未有知者也所賜長子書及符璽皆
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與高之口耳事將何
如斯曰安得亡國之言此非人臣所當議也高
曰君侯自料能孰與蒙恬功高孰與蒙恬謀遠
不失孰與蒙恬無怨於天下孰與蒙恬長子舊
而信之孰與蒙恬斯曰此五者皆不及蒙恬而
君責之何深也高曰高固內官之厮役也幸得
以刀筆之文進入秦宮管事二十餘年未嘗見

秦免罷丞相功臣有封及二世者也卒皆以誅
亡皇帝二十餘子皆君之所知長子剛毅而武
勇信人而奮士即位必用蒙恬爲丞相君侯終
不懷通侯之印歸於鄉里明矣高受詔教習胡
亥使學以法事數年矣未嘗見過失慈仁篤厚
輕財重士辯於心而詘於口盡禮敬士秦之諸
子未有及此者可以爲嗣君計而定之斯曰君
其反位斯奉主之詔聽天之命何慮之可定也
高曰安可危也危可安也安危不定何以貴聖
斯曰斯上蔡間巷布衣也上幸擢爲丞相封爲

通侯子孫皆至尊位重祿者故將以存亡安危

屬臣也豈可負哉夫忠臣不避死而庶幾索隱曰斯

言忠臣之節本不避死言已孝子不勤勞而見危人

臣各守其職而已矣君其勿復言將令斯得罪

高曰蓋聞聖人遷徙無常就變而從時見末而

知本觀指而覩歸物固有之安得常法哉方今

天下之權命懸於胡亥高能得志焉且夫從外

制中謂之惑從下制上謂之賊故秋霜降者草

花落水搖動者萬物作索隱曰水搖者謂水洋而搖

此必然之效也君何見之晚斯曰吾聞晉易太

子正義曰謂廢申三世不安齊桓兄弟爭位曰謂

小白與身死為戮紂殺親戚正義曰謂紂不聽諫者

國為丘墟遂危社稷二者逆天宗廟不血食斯

其猶人哉安足為謀索隱曰言我今日猶是人人道

謀高曰上下合同可以長久中外若一事無表

裏君聽臣之計即長有封侯世世稱孤必有喬

松之壽孔墨之智今釋此而不從禍及子孫足

以為寒心善者因禍為福君何處焉斯乃仰天

而歎垂淚太息曰嗟乎獨遭亂世既以不能死

安託命哉於是斯乃聽高高乃報胡亥曰臣請

奉太子之明命以報丞相斯敢不奉令於
是乃相與謀詐為受始皇詔丞相立子胡亥為
太子更為書賜長子扶蘇曰朕巡天下禱祠名
山諸神以延壽命今扶蘇與將軍蒙恬將師數
十萬以屯邊十有餘年矣不能進而前士卒多
耗無尺寸之功乃反數上書直言誹謗我所為
以不得罷歸為太子日夜怨望扶蘇為人子不
孝其賜劔以自裁將軍恬與扶蘇居外不匡正
宜知其謀為人臣不忠其賜死以兵屬裨將王
離封其書以皇帝璽遣胡亥客奉書賜扶蘇於

上郡使者至發書扶蘇泣入內舍欲自殺蒙恬
止扶蘇曰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臣將三十萬
衆守邊公子為監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來
即自殺安知其非詐請復請復請而後死未暮
也使者數趣之扶蘇為人仁謂蒙恬曰父而賜
子死尚安復請即自殺蒙恬不肯死使者即以

屬吏繫於陽周

徐廣曰屬上郡。正義曰陽周寧州羅川縣之邑也。

使者還報

胡亥斯高大喜至咸陽發喪太子立為二世皇帝
帝以趙高為郎中令常侍中用事二世燕居乃
召高與謀事謂曰夫人生居世間也譬猶騁六

驥過決隙也吾既已臨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
好窮心志之所樂以安宗廟而樂萬姓長有天
下終吾年壽其道可乎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
也而昏亂主之所禁也臣請言之不敢避斧鉞
之誅願陛下少留意焉夫沙丘之謀諸公子及
大臣皆疑焉而諸公子盡帝兄大臣又先帝之
所置也今陛下初立此其屬意快快皆不服恐
爲變且蒙恬已死蒙毅將兵居外臣戰戰栗栗
唯恐不終且陛下安得爲此樂乎二世曰爲之
奈何趙高曰嚴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誅至

收族滅大臣而遠骨肉貧者富之賤者貴之盡
除去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親信者近之
此則陰德歸陛下害除而姦謀塞羣臣莫不被
潤澤蒙厚德陛下則高枕肆志寵樂矣計莫出
於此二世然高之言乃更爲法律於是羣臣諸
公子有罪輒下高令鞠治之殺大臣蒙毅等公
子十二人僂死咸陽市十公主斃死於杜史記正義曰
音貯格反○索隱曰斃音宅與桀同財物入於縣官相
古今字異耳桀謂裂其支體而殺之連坐者不可勝數公子高欲奔恐收族乃上書
曰先帝無恙時臣入則賜食出則乘輿御府之

衣臣得賜之中廐之寶馬臣得賜之臣當從死而不能為人子不孝為人臣不忠不忠者無名以立於世臣請從死願葬鄜山之足唯上幸哀憐之書上胡亥大說召趙高而示之曰此可謂急乎趙高曰人臣當憂死而不暇何變之得謀胡亥可其書賜錢十萬以葬法令誅罰日益刻深羣臣人人自危欲畔者衆又作阿房之宮治直馳道賦歛愈重戍徭無已於是楚成卒陳勝吳廣等乃作亂起於山東傑俊相立自置為侯王叛秦兵至鴻門而却李斯數欲請問諫二世

不許而二世責問李斯曰吾有私議而有所聞

於韓子也曰堯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

斲徐廣曰采一名樂一作椽○索隱曰采木名即今之櫟木也茅茨不剪雖逆旅

之宿不勤於此矣冬日鹿裘夏日葛衣采糲之

食索隱曰采音次糲音即葛反藜藿之羹美飯土匱

一徐廣曰啜土劔音刑雖監門之養不敵於此矣徐廣曰

音學敵一作敵推也○索隱曰爾雅云敵盡也言監門下人飯道不盡此若徐氏云一作敵貯字宜作較鄒氏音角

毀金龍門通大夏疏九河曲九防正義曰謂河之波濤

水致之海徐廣曰致一作放而股無肢肢皮膚脛無毛手足

胼胝面目黎黑遂以死于外葬於會稽臣虜之

勞不烈於此矣然則夫所貴於有天下者豈欲
苦形勞神身處逆旅之宿口食監門之養手持
臣虜之作哉此不肖人之所勉也非賢者之所
務也彼賢人之有天下也專用天下適已而已
矣此所以貴於有天下也夫所謂賢人者必能
安天下而治萬民令身且不能利將惡能治天
下哉故吾願肆志廣欲長享天下而無害為之
奈何李斯子由為三川守羣盜吳廣等西略地
過去弗能禁章邯以被逐屠等兵使者賈復案三
川相屬誚讓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盜如此李斯

恐懼重爵祿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欲求容以
書對曰夫賢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責之術
者也索隱曰督者察也察其罪非具之以刑罰也督責之則臣不敢不竭
能以徇其主矣此臣主之分定上下之義明則
天下賢不肖莫敢不盡力竭任以徇其君矣是
故主獨制於天下而無所制也能窮樂之極矣
賢明之主也可不察焉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
恣睢索隱曰恣音資一反睢音呼季反恣睢猶放縱也謂肆情縱恣也命之曰以天
下為桎梏者正義曰言有天下不能自縱恣督責乃勞身於天下若堯禹即以天下為桎梏於身也
無他焉不能督責而顧以其身勞於天下之民

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也而徒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貴哉夫以人徇己則己貴而人賤以己徇人則己賤而人貴故徇人者賤而人所徇者貴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凡古之所為尊賢者為其貴也而所為惡不肖者為其賤也而堯禹以身徇天下者也因隨而尊之則亦失所為尊賢之心矣夫可謂大繆矣謂之為桎梏不亦宜乎不能督責之過也故韓子曰慈母有敗子而

嚴家無格虜者何也

索隱曰格疆悍也虜奴隸也言嚴整之家本無格悍奴僕也

則能罰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棄灰於道

者

正義曰棄灰於道者黥也韓子云殷之法棄灰於道者刑子貢以為重問之仲尼曰灰棄於衢必燔人必怒怒則鬪鬪則三族雖刑之可也

夫棄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彼

唯明主為能深督輕罪夫罪輕且督深而况有

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是故韓子曰布帛尋常

庸人不釋

索隱曰八尺曰尋尋倍尋曰常以言其少也庸人弗釋者謂庸人見則取之不釋以其罪輕也故下云罰不必行

鑠金百鎰盜跖不搏者

索隱曰爾雅云鑠美也言百鎰

則庸人弗釋尋常是也之美金在於地雖有盜跖之行亦不取者為其財多而罪重也故下云搏必隨手刑盜跖不搏也搏猶攫也取也凡鳥翼擊物必轉足取攫故非庸人之心重尋常之利深而人取物亦云搏也

盜跖之欲淺也又不以盜跖之行爲輕百鎰之
 重也搏必隨手刑則盜跖不搏百鎰而罰不必
 行也則庸人不釋尋常是故城高五丈而樓季
 不輕犯也許慎曰樓季魏文侯之弟泰山之高百仞
 而跛牂牧其上詩云牂羊增首夫樓季也而難五
 丈之限豈跛牂也而易百仞之高哉峭漸之勢
 異也索隱曰峭峻也高也音七笑反漸音漸以言峭峻則難登故樓季難五丈之限平漸則易涉故跛牂牧於
 也泰山明主聖王之所以能以處尊位長執重勢
 而獨擅天下之利者非有異道也能獨斷而審
 督責必深罰故天下不敢犯也今不務所以不

犯而事慈母之所以敗子也則亦不察於聖人
 之論矣夫不能行聖人之術則舍言爲天下役何
 事哉可不哀邪索隱曰舍猶廢也止也言爲人主不能行聖人督責之術則已廢止何爲勤身
善心爲天下所役是何哉可不哀邪言其非也且夫儉節仁義之人立於朝
 則荒肆之樂輟矣諫說論理之臣間於側則流
 漫之志誦矣烈士死節之行顯於世則淫康之
 虞廢矣故明主能外此三者而獨操主術以制
 聽從之臣而脩其明法故身尊而勢重也凡賢
 主者必將能拂世摩俗而廢其所惡立其所欲
索隱曰拂音扶弗反摩音莫何反拂世言與世情乖戾摩俗言磨礪於俗使從已也故生則有尊

重之勢死則有賢明之謚也是以明君獨斷故
權不在臣也然後能滅佞義之塗掩馳說之口
困烈士之行塞聰揜明內獨視聽故外不可傾
以仁義烈士之行而內不可奪以諫說忿爭之
辯故能犖然獨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若此
然後可謂能明申韓之術而脩商君之法法脩
術明而天下亂者未之聞也故曰王道約而易
操也唯明主爲能行之若此則謂督責之誠則
臣無邪臣無邪則天下安天下安則主嚴尊主
嚴尊則督責必督責必則所求得所求得則國

家富國家富則君樂豐故督責之術設則所欲
無不得矣羣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若
此則帝道備而可謂能明君臣之術矣雖申韓
復生不能加也書奏二世悅於是行督責益嚴
稅民深者爲明吏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責
矣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成積於市殺人衆
者爲忠臣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責矣初趙高
爲郎中令所殺及報私怨衆多恐大臣入朝奏
事毀惡之乃說二世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
聲羣臣莫得見其面故號曰朕且陛下富於春

秋未必盡通諸事

徐廣曰通或宜作照

今坐朝廷譴舉有不

當者則見短於大臣非所以示神明於天下也

且陛下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習法者待事事

來有以揆之

徐廣曰揆一作揆也

如此則大臣不敢奏疑事

天下稱聖主矣二世用其計乃不坐朝廷見大

臣居禁中趙高常侍中用事事皆決於趙高高

聞李斯以為言乃見丞相曰關東羣盜多今上

急發發繇治阿房宮

索隱曰房音旁一如字

聚狗馬無用之物

臣欲諫為佞賤此真君侯之事君何不諫李斯

曰固也吾欲言之久矣今時上不坐朝廷上居

深宮吾有所言者不可傳也欲見無間趙高謂

曰君誠能諫請為君侯上問語君於是趙高待

二世方燕樂婦女居前使人告丞相上方問可

奏事丞相至宮門上謁如此者三二世怒曰吾

常多間日丞相不來吾方燕私丞相輒來請事

丞相豈少我哉且固我哉

索隱曰謂以我幼故輕我也云固我者以我為短

小且固陋也於義為疎

趙高因曰如此殆矣夫沙丘之謀丞

相與焉今陛下已立為帝而丞相貴不益此其

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陛下不問臣臣不敢言

丞相長男李由為三川守楚盜陳勝等皆丞相

傍縣之子以故楚盜公行徐廣曰公一作訟音私過三川城

守不肯擊高聞其文書相往來未得其審故未

敢以聞且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二世以為然

欲案丞相恐其不審乃使人案驗三川守與盜

通狀李斯聞之是時二世在甘泉方作殼抵優

俳之觀應劭曰戰國之時稍增講武之禮以為戲樂用相

也文穎曰案秦名此樂為角抵兩兩相當角力李斯不得

見因上書言趙高之短曰臣聞之臣疑其君無

不危國妾疑其夫無不危家今有大臣於陛下

擅利擅害與陛下無異此甚不便昔者司城子

罕相宋身行刑罰以威行之其有年遂劫其君田

常為簡公臣爵列無敵於國私家之富與公家

均布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羣臣陰取齊國殺

宰予於庭即弑簡公於朝遂有齊國此天下所

明知也今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如子罕相

宋也私家之富若田氏之於齊也兼行田常子

罕之逆道而劫陛下之威信其志若韓玘為韓

安相也索隱曰玘亦作起並音怡韓大夫弑其君悼公者

已下四代至王陛下不圖臣恐其為變也二世曰

何哉夫高故宦人也然不為安肆志不以危易

心潔行脩善自使至此以忠得進以信守位朕
實賢之而君疑之何也且朕少失先人無所識
知不習治民而君又老恐與天下絕矣朕非屬
趙君當誰任哉且趙君為人精廉彊力下知人
情上能適朕君其勿疑李斯曰不然夫高故賤
人也無識於理貪欲無厭求利不止列勢次主
求欲無窮臣故曰殆二世已前信趙高恐李斯
殺之乃私告趙高高曰丞相所患者獨高高已
死丞相即欲為田常所為於是二世曰其以李
斯屬郎中令趙高案治李斯李斯拘執束縛居

囹圄中仰天而歎曰嗟乎悲夫不道之君何可
為計哉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吳王
夫差殺伍子胥此三臣者豈不忠哉然而不免
於死身死而所忠者非也今吾智不及三子而
二世之無道過於桀紂夫差吾以忠死宜矣且
二世之治豈不亂哉日者夷其兄弟而自立也
殺忠臣而貴賤人作為阿房之宮賦歛天下吾
非不諫也而不吾聽也凡古聖王飲食有節車
器有數宮室有度出令造事加費而無益於民
利者禁故能長久治安今行逆於昆弟不顧其

外侵殺忠臣不思其殃大爲宮室厚賦天下不
愛其費三者已行天下不聽今反者已有天下
之半矣而心尚未寤也而以趙高爲佐吾必見
寇至咸陽麋鹿游於朝也於是二世乃使高案
丞相獄治罪責斯與子由謀反狀皆收捕宗族
賓客趙高治斯榜掠千餘不勝痛自誣服斯所
以不死者自負其辯有功實無反心幸得上書
自陳幸二世之寤而赦之李斯乃從獄中上書
曰臣爲丞相治民三十餘年矣逮秦地之陝隘
先生之時秦地不過千里兵數十萬臣盡薄材

謹奉法令陰行謀臣資之金玉使游說諸侯陰
脩甲兵飾政教官鬪士尊功臣盛其爵祿故終
以脅韓弱魏破燕趙夷齊楚卒兼六國虜其王
立秦爲天子罪一矣地非不廣文北逐胡貉南
定百越以見秦之疆罪二矣尊大臣盛其爵位
以固其親罪三矣立社稷脩宗廟以明主之賢
罪四矣更尅畫平斗斛度量文章布之天下以
樹秦之名罪五矣治馳道興游觀以見主之得
意罪六矣緩刑罰薄賦歛以遂主得衆之心萬
民戴主死而不忘罪七矣若斯之爲臣者罪足

以死固久矣上幸盡其能力乃得至今願陛下
察之書上趙高使吏棄去不奏曰囚安得上書
趙高使其客十餘輩詐爲御史謁者侍中更往
覆訊斯斯更以其實對輒使人復榜之後二世
使人驗斯斯以爲如前終不敢更言辭服奏當
上二世喜曰微趙君幾爲丞相所賣及二世所
使案三川之守至則項梁已擊殺之使者來會
丞相下吏趙高皆妄爲反辭二世二年七月具
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
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

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
李斯已死二世拜趙高爲中丞相事無大小輒
決於高高自知權重乃獻鹿謂之馬二世問左
右此乃鹿也左右皆曰馬也二世驚自以爲惑
乃召太卜令卦之太卜曰陛下春秋郊祀奉宗
廟鬼神齋戒不明故至于此可依盛德而明齋
戒於是乃入上林齋戒日游弋獵有行人入上
林中二世自射殺之趙高教其女壻咸陽令閻
樂劾不知何人賊殺人移上林高乃諫二世曰
天子無故賊殺不辜人此上帝之禁也鬼神不

享天且降殃當遠避宮以禳之二世乃出居望夷之宮留三日趙高詐詔衛士令上皆素服持兵內鄉入告二世曰山東羣盜兵大至二世上觀而見之恐懼高即因劫令自殺引璽而佩之左右百官莫從上殿殿欲壞者三高自知天弗與羣臣弗許乃召始皇弟授之璽徐廣曰一本曰授之爾秦本紀云子嬰者二世之兄子也子嬰即位患之乃稱疾不聽事與宦者韓談及其子謀殺高高上謁請病因召入令韓談刺殺之夷其三族子嬰立二月沛公兵從武關入至咸陽羣臣百

授之爾秦本紀云子嬰者二世之兄子也
○索隱曰劉氏云弟字誤當與為孫子嬰也

官皆畔不適徐廣曰適音敵也子嬰與妻子自係其頸以組降軹道旁正義曰軹道在萬年將東北十六里沛公因以屬御史項王至而斬之遂以亡天下

太史公曰李斯以閭閻歷諸侯入事秦因以瑕釁以輔始皇卒成帝業斯為三公可謂尊用矣斯知六執之歸不務明政以補主上之缺持爵祿之重阿順苟合嚴威酷刑聽高邪說廢適立庶諸侯已畔斯乃欲諫爭不亦未乎人皆以斯極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與俗議之異不然斯之功且與周劭列矣

索隱述贊曰

鼠在所居

人固擇地

斯效智力

功立名遂

置酒咸陽

人臣極位

一夫誑惑

變易神器

國喪身誅

本同未異

李斯列傳第二十七

史記八十七

蒙恬列傳第二十八

史記八十八

蒙恬者其先齊人也恬大父蒙驁

索隱曰驁音越又鄒氏音五到

反自齊事秦昭王官至上卿秦莊襄王元年蒙

驁為秦將伐韓取城皐滎陽作置三川郡二年

蒙驁攻趙取三十七城始皇三年蒙驁攻韓取

十三城五年蒙驁攻魏取二十城作置東郡始

皇七年蒙驁卒驁子曰武武子曰恬恬嘗書獄

典文學

索隱曰謂恬嘗學獄法遂作獄官文學

始皇二十二年蒙武

為秦裨將軍與王翦攻楚大破之殺項燕二十

四年蒙武攻楚虜楚王蒙恬弟毅始皇二十六

年蒙恬因家世得為秦將攻齊大破之拜為內
史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將三十萬眾北逐戎
狄收河南正義曰謂靈州及勝等州築長城因地形用制險塞
起臨洮徐廣曰屬隴西至遼東正義曰遼東郡在遼水東始皇
築長城東至遼水西南至海之
上延袤萬餘里於是渡河據陽山徐廣曰五原西
安陽縣北有陰
山陰山在河南透蛇而北暴師於外十餘年居上
郡是時蒙恬威振匈奴始皇甚尊寵蒙氏信任
賢之而親近蒙毅位至上卿出則參乘入則御
前恬任外事而毅常為內謀名為忠信故雖諸
將相莫敢與之爭焉趙高者諸趙疏遠屬也趙

高昆弟數人皆生隱宮

徐廣曰為宦者○索隱曰劉氏云蓋其父犯宮刑妻子沒

為奴婢妻後野合所生子皆承趙姓並宮之故云兄弟生於隱宮也

其母被刑僂世

卑賤秦王聞高彊力通於獄法舉以為中車府

令高即私事公子胡亥喻之決獄高有大罪秦

王令蒙毅法治之毅不敢阿法當高罪死除其

官籍帝以高之敦於事也徐廣曰敦一作敏赦之復其

官爵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正義曰九原郡今勝州連谷縣是直

抵甘泉正義曰宮在雍州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

漸至山堙谷千八百里道未就始皇二十七年冬

行出游會稽並海上索隱曰並音白浪反北走琅邪索隱曰走音奏走猶

向也鄒氏音趨趨亦向義於字則乖

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反始

皇至沙丘崩祕之羣臣莫知是時丞相李斯少子胡亥中車府令趙高常從高雅得幸於胡亥欲立之又怨蒙毅法治之而不為已也因有賊心乃與丞相李斯公子胡亥陰謀立胡亥為太子太子已立遣使者以罪賜公子扶蘇蒙恬死扶蘇已死蒙恬疑而復請之使者以蒙恬屬吏更置胡亥以李斯舍人為護軍使者還報胡亥已聞扶蘇死即欲釋蒙恬趙高恐蒙氏復貴而事怨之毅還至趙高因為胡亥忠計欲以滅蒙

氏乃言曰臣聞先帝欲舉賢立太子久矣而毅

諫曰不可若知賢而愈不立則是不忠而惑主

也

索隱曰愈一作俞俞即輸也音更謂知太子賢而輸久不立是不忠也

以臣愚意不

若誅之胡亥聽而數蒙毅於代

正義曰今代州也

繫前已囚蒙恬於陽周喪至咸陽已葬太子云

為二世皇帝而趙高親近日夜毀惡蒙氏求其

罪過舉劾之子嬰進諫曰臣聞故趙王遷殺其

良臣李牧而用顏聚燕王喜陰用荊軻之謀而

倍秦之約齊王建殺其故世忠臣而用后勝之

議此三君者皆各以變古者失其國而殃及其

身令蒙氏秦之大臣謀士也而王欲一旦棄去
之臣竊以為不可臣聞輕慮者不可以治國獨
智者不可以存君徐廣曰一誅殺忠臣而立無節
行之人是內使羣臣不相信而外使鬪士之意
離也臣竊以為不可胡亥不聽而遣御史曲宮
乘傳之代索隱曰曲姓宮名今蒙毅曰先王欲立太子而
卿難之令丞相以卿為不忠罪乃其宗朕不忍
乃賜卿死亦甚幸矣卿其圖之毅對曰以臣不
能得先王之意則臣少官順幸況世可謂知意
矣索隱曰蒙毅言已少事始皇順旨蒙以臣不知太
恩幸至始皇沒世可謂知上意也

子之能則太子獨從同旋天下去諸公子絕遠
臣無所疑矣夫先王之舉用太子數年之積也
臣乃何言之敢諫何慮之敢謀非敢飾辭以避
死也為羞累先王之名願大夫為慮焉使臣得
死情實且夫順成全者道之所貴也刑殺者道
之所卒也昔者秦穆公殺三良而死栗百里奚
而非其罪也故立號曰繆昭襄王殺武安君白
起楚平王殺伍奢吳王夫差殺伍子胥此四君
者皆為大失而天下非之以其君為不明以是

籍於諸侯

索隱曰言其惡聲狼籍布於諸國而故曰用

道治者不殺無罪而罰不加於無辜唯大夫留
心使者知胡亥之意不聽蒙毅之言殺之二世
又遣使者之陽周令蒙恬曰君之過多矣而卿
弟毅有大罪法及內史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
孫積功信於秦三世矣令臣將兵三十餘萬身
雖囚繫其勢足以倍畔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
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王也昔周成王初立
未離襁緥周公旦負王以朝卒定天下及成王
有病甚殆公旦自揃其爪以沈於河曰王未有
識是旦執事有罪殃旦受其不祥乃書而藏之

記府可謂信矣及王能治國有賊臣言周公旦
欲為亂久矣王若不備必有大事主乃大怒周
公旦走而奔於楚成王觀於記府得周公旦沈
書乃流涕曰孰謂周公旦欲為亂乎殺言之者
而反周公旦故周書曰必參而伍之

索隱曰參胃
三卿五即五

大夫欲參
伍更議

今恬之宗世無二心而事卒如此是必

孽臣逆亂

徐廣曰
一作辭

內陵之道也夫成王失而復振

則卒昌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而不悔身

死則國亡臣故曰過可振而諫可覺也

索隱曰此
故曰者必

先志有此言蒙恬引之以成說也今不知出何書曰振者
救也然語亦倒以言前人受諫可覺則其過乃可救也察

於參伍上聖之法也凡臣之言非以求免於咎也將以諫而死願陛下為萬民思從道也使者曰臣受詔行法於將軍不敢以將軍言聞於上也蒙恬喟然太息曰我何罪於天無過而死乎良父徐曰恬罪固當死矣起臨洮屬之遼東城塹萬餘里此其中不能無絕地脉哉此乃恬之罪也乃吞藥自殺

太史公曰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為秦築長城亭障漸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夫秦之初滅諸侯天下之心未定瘼傷者未

瘳而恬為名將不以此時彊諫振百姓之急養老存孤務修衆庶之和而阿意興功此其兄弟遇誅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脉哉

索隱述贊曰

蒙氏秦將

內史忠賢

長城首築

萬里安邊

趙高矯制

扶蘇死焉

絕地何罪

勞人是憊

呼天欲訴

三代良然

蒙恬列傳第二十八

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

史記八十九

索隱曰張耳吳芮勢侔楚漢位呼齊韓俱懷從沛之心咸享管河之業爵在列侯之上家傳累代之基長沙既曰令終趙王亦謂善始並可列同世家焉

張耳者大梁人也索隱曰臣瓚云今陳留大梁城是也其少時及魏

公子毋忌為客張耳嘗亡命游外黃索隱曰晉灼謂脫各籍籍而逃崔浩曰亡無也命名也逃匿則謂脫各籍故以逃為亡命地理志外黃屬陳留外黃富人

文甚美嫁庸奴亡其夫徐廣曰一云其夫亡也去抵父客歎

曰父時故賓客○索隱曰如淳曰抵歸也首丁禮反父客素知張耳乃謂女曰

必欲求賢夫從張耳女聽乃卒為請決嫁之張

耳索隱曰謂女請父客為張耳是時脫身游女家

厚奉給張耳張耳以故致千里客乃官魏為外黃令名由此益賢

陳餘者亦大梁人也好儒術數游趙苦陘張晏曰苦陘漢

章帝改曰漢昌○索隱曰地理志屬中山○正義曰立日邢州唐昌縣富人公乘氏以其

女妻之亦知諸陳餘非庸人也餘年少父事張耳

兩人相與為刎頸交索隱曰崔浩云言要齊生死斷頸無悔秦之滅大

梁也張耳家貧黃高祖為布衣時嘗數從張耳

游客數月秦滅魏數歲已聞此兩人魏之名士

也購求有得張耳千金陳餘五百金張耳陳餘

乃變名姓俱之陳為里監門張晏曰監門里正備也以自

食兩人相對里吏嘗有過咎陳餘陳餘欲起張

耳躡之徐廣曰一作攝使受命索隱曰吏去張耳乃引陳餘之

桑下而數之曰始五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

欲死一吏乎陳餘然之秦詔書購求兩人兩人

亦反用門者以令甲中索隱曰案門者即餘耳也自以其名而號令里中詐更別

也陳涉起斬至入陳兵數萬張耳陳餘上謁陳

涉涉及左右生平數聞張耳陳餘賢未嘗見見

即大喜陳中豪傑父老乃說陳涉曰將軍身被

堅執銳率士卒以誅暴秦復立楚社稷存亡繼

絕功德宜為王且夫監臨天下諸將不為王不

可願將軍立為楚王也陳涉問此兩人兩人對曰夫秦為無道破人國家滅人社稷絕人後世罷百姓之力盡百姓之財將軍瞋目張膽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為天下除殘也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私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後自為樹黨為秦益敵也敵多則力分與眾則兵彊如此野無交兵縣無守城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諸侯亡而得立以德服之如此則帝業成矣今獨王陳恐天下解也正義曰解天下諸侯見陳勝稱王王陳皆懈墮不相從也陳涉不聽遂立為王陳餘乃

復說陳王曰大王舉梁楚而西務在入關未及

收河北也臣嘗游趙知其豪傑及地形願請奇

兵北略趙地於是陳王以故所善陳人武臣為

將軍邵騷為護軍以張耳陳餘為左右校尉予

卒三千人北略趙地武臣等從白馬渡河索隱曰索隱

酈食其云白馬之津則白馬津是渡處其地與黎陽對岸至諸縣說其豪傑曰鄧

曰至何諸縣說之秦為亂政虐刑以殘賊天下數十年矣

北有長城之域南有五嶺之戍漢書音義曰嶺有五因以為各在交

趾界中也○索隱曰裴氏廣州記云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斯五嶺外內騷動百姓罷

敝頭會筭斂漢書音義曰家家人頭數出穀以筭斂之以供軍費財匱

長

力盡民不聊生重之以苛法峻刑使天下父子不相安陳王奮臂爲天下倡始王楚之地方二千里莫不響應家自爲怒人自爲鬪各報其怨而攻其讎縣殺其令丞郡殺其守尉今已張大楚王陳使吳廣周文將卒百萬西擊秦於此時而不成封侯之業者非人豪也諸君試相與計之夫天下同心而苦秦久矣因天下之力而攻無道之君報父兄之怨而成割地有土之業此士之一時也豪傑皆然其言乃行收兵得數萬人號武臣爲武信君下趙十城餘皆城守莫肯

下乃引兵東北擊范陽范陽人蒯通說范陽令

曰漢書曰范陽今徐公竊聞公之將死故弔雖然賀公得通

而生范陽令曰何以弔之對曰秦法重足下爲

范陽令十年矣殺人之父孤人之子斷人之足

黥人之首不可勝數然而慈父孝子莫敢俾刃

徐廣曰公之腹中者以物挿地皆爲傳畏秦法耳今

天下大亂秦法不施然則慈父孝子且俾刃公

之腹中以成其名此臣之所以弔公也今諸侯

畔秦矣武信君兵且至而君堅守范陽少年皆

爭殺君下武信君君急遣臣見武信君可轉禍

爲福在今矣范陽令乃使蒯通見武信君曰足
下必將戰勝然後略地攻得然後下城臣竊以
爲過矣誠聽臣之計可不攻而降城不戰而略
地傳檄而千里定可乎武信君曰何謂也蒯通
曰今范陽令宜整頓其士卒以守戰者也怯而
畏死貪而重富貴故欲先天下降畏君以爲秦
所置吏誅殺如前十城也然今范陽少年亦方
殺其令自以城距君君何不齎臣侯印拜范陽
令范陽令則以城下君少年亦不敢殺其令令
范陽令乘朱輪華轂使驅馳燕趙郊燕趙郊見

之皆曰此范陽令先下者也即喜矣燕趙城可
毋戰而降也此臣之所謂傳檄而千里定者也
武信君從其計因使蒯通賜范陽令侯印趙地
聞之不戰以城下者三十餘城至邯鄲張耳陳
餘聞周章軍入關至戲却蘇林曰戲地名却兵退也
正義曰戲音義出驪山
又聞諸將爲陳王徇地多以讒毀得罪誅怨陳
王不用其策不以爲將而以爲校尉乃說武臣
曰陳王起蘄至陳而王非必立六國後將軍今
以三千人下趙數十城獨介居河北晉灼曰介音
憂贊曰方言
云介不王無以填之且陳王聽讒還報恐不脫

於禍又不如立其兄弟不即立趙後將軍毋失
時時間不容息索隱曰以言舉事不可失時時機武

臣乃聽之遂立為趙王以陳餘為大將軍張耳

為右丞相邵騷為左丞相使人報陳王陳王大

怒欲盡族武臣等家而發兵擊趙陳王相國房

君諫曰秦未亡而誅武臣等家此又生一秦也

不如因而賀之使急引兵西擊秦陳王然之從

其計徙繫武臣等家宮中封張耳子敖為成都

君陳王使使者賀趙令趣發兵西入關張耳陳

餘說武臣曰王王趙非楚意特以計賀王楚已

滅秦必加兵於趙願王毋西兵北徇燕代南收

河內以自廣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

必不敢制趙趙王以為然因不西兵而使韓廣

略燕李良略常山張騫略上黨韓廣至燕燕人

因立廣為燕王徐廣曰九月也趙王乃與張耳陳餘北

略地燕界趙王閒出為燕軍所得燕將囚之欲

與分趙地半乃歸王使者往燕輒殺之以求地

張耳陳餘患之有廝養卒謝其舍中曰如淳曰廝

羊傳曰廝役屨養韋昭曰折薪為廝炊食為養晉灼曰以辭

相告曰謝也○索隱曰謂其同舍中之人也漢書作舍人
吾為八公說燕與趙王載歸舍中皆笑曰使者往

十餘輩輒死若何以能得王乃走燕壁燕將見
之問燕將曰知臣何欲燕將曰若欲得趙王耳
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也燕將曰賢人也曰
知其志何欲曰欲得其王耳趙養卒乃笑曰君
未知此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
下趙數十城張晏曰言其不用兵革驅策而已也○索隱曰杖音丈箠音之委反此亦各
欲南面而王豈欲為卿相終已邪夫臣與主豈
可同日而道哉顧其勢初定未敢參分而王且
以少長先立武臣為王以持趙心今趙地已服
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君乃囚趙

王此兩人名為求趙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分

趙自立夫以一趙尚易燕況以兩賢王左提右

挈而責殺王之罪徐廣曰平原君傳曰事成執滅燕

易矣燕將以為然乃歸趙王養卒為御而歸李

良已定常山還報趙王復使良略太原至石邑

索隱曰地理志屬常山秦兵塞井陘未能前秦將詐稱二世

使人遺李良書不封張晏曰欲其漏曰良嘗事我

得顯幸良誠能反趙為秦赦良罪貴良良得書

疑不信乃還之邯鄲益請兵未至道逢趙王姊

出飲從百餘騎李良望見以為王伏謁道旁王

姊醉不知其將使騎謝李良李良素貴起慙其從官從官有一人曰天下畔秦能者先立且趙王素出將軍下今女兒乃不為將軍下車請追殺之李良已得秦書固欲反趙未決因此怒遣人追殺王姊道中乃遂將其兵襲邯鄲邯鄲不知竟殺武臣邵騷趙人多為張耳陳餘耳目者以故得脫出收其兵得數萬人客有說張耳曰兩君羈旅而欲附趙難獨立立趙後扶以義可就功索隱曰案羈旅勢弱難以立功也乃求獨有立六國趙王之後可以成功乃求得趙歇徐廣曰正月也音烏鑿反立為趙王居信都徐廣

曰後項羽改曰襄國

李良進兵擊陳餘陳餘敗李良李良走歸章邯章邯引兵至邯鄲皆徙其民河內夷其城郭張耳與趙王歇走入鉅鹿城王離圍之陳餘北收常山兵得數萬人軍鉅鹿北章邯軍鉅鹿南棘原築甬道屬河餉王離王離兵良多急攻鉅鹿鉅鹿城中食盡兵少張耳數使人召前陳餘陳餘自度兵少不敵秦不敢前數月張耳大怒怨陳餘使張厭黑陳澤正義音釋往讓陳餘曰始吾與公為刎頸交今王與耳旦暮且死而公擁兵數萬不肯相救安在其相為死苟必信胡

不赴秦軍俱死且有十一二相全

正義曰十中陳

餘曰吾度前終不能救趙徒盡亡軍且餘所以

不俱死欲為趙王張君報秦令必俱死如以肉

委餓虎何益張厭黑陳澤曰事已急要以俱死立

信安知後慮陳餘曰吾死顧以為無益必如公

言乃使五千人令張厭黑陳澤先嘗秦軍

索隱曰出佳浩云嘗音猶

試至比日沒當是燕齊楚聞趙急皆來救張敖亦北

收代兵得萬餘人來皆壁去餘旁未敢擊秦項羽

兵數絕章邯甬道王離軍乏食項羽悉引兵渡

河遂破章邯徐廣曰三年章邯引兵解諸侯軍

乃敢擊圍鉅鹿秦軍遂亡虜王離涉間自殺卒存

鉅鹿者楚力也於是趙王歇張耳乃得出鉅鹿

謝諸侯張耳與陳餘相曰允責讓陳餘以不肯救

趙及問張厭黑陳澤所在嗾陳餘怒曰張厭黑陳澤以

必死責臣臣使將五千，人先嘗秦軍皆沒不出

張耳不信以為殺之數回陳餘陳餘怒曰不意

君之望臣深也索隱曰望怨責也豈以臣為重去將哉索隱

曰案重訓難也或云重惜也乃脫解印綬推予張耳張耳亦愕

不受陳餘起如厠客有說張耳曰臣聞天與不

取反受其咎索隱曰此辭出國語今陳將軍與君印君不受

反天不祥急取之張耳乃佩其印收其麾下而
 陳餘還亦望張耳不讓正義曰言陳餘如廁還亦怨望張耳不讓其印遂趨
 出張耳遂收其兵陳餘獨與麾下所善數百人
 之河上澤中漁獵由此陳餘張耳遂有郤趙王
 歇復居信都張耳從項羽諸侯入關漢元年二
 月項羽立諸侯王張耳雅游韋昭曰雅素也。索隱曰鄭氏云雅故也。韋昭云雅一系然素亦故也雅游言
慣游從故多為人所稱譽人多為之言項羽亦素
 數聞張耳賢乃分趙立張耳為常山王治信都
 信都更名襄國陳餘客多說項羽曰陳餘張耳
 一體有功於趙項羽以陳餘不從入關聞其在

南皮

索隱曰地理志屬勃海。正義曰故城在滄州南皮縣北四里也。

即以南皮旁三

縣以封之而徙趙王歇王代

徐廣曰都代縣

張耳之國陳

餘愈益怒曰張耳與餘功等也今張耳王餘獨

侯此項羽不平及齊王田榮時楚陳餘乃使夏

說說田榮曰

正義曰上說音悅下音武銳反

項羽為天下宰不平

盡王諸將善地徙故王王惡地今趙王乃居代

願王假臣兵請以南皮為扞蔽田榮欲樹黨於

趙以反楚乃遣兵從陳餘陳餘因悉三縣兵襲

常山王張耳張耳敗走念諸侯無可歸者曰漢

王與我有舊故

張晏曰漢王為布衣時嘗從張耳游

而項羽又彊立

我我欲之楚

張晏曰羽既強盛又為所

甘公曰

文穎曰善說星

者甘氏也○索隱曰天官書云齊甘公藝文志云楚有甘公齊楚不同未知孰是劉歆七略云公一名德

之入關五星聚東井東井者秦分也先至必霸

楚雖彊後必屬漢故耳走漢徐廣曰二漢王亦還

定三秦方圍章邯廢丘張耳謁漢王漢王厚遇

之陳餘已敗張耳皆復收趙地迎趙王於代復

為趙王趙王德陳餘立以為代王陳餘為趙王

弱國初定不之國留傳趙王而使夏說以相國

守代漢二年東擊楚使使告趙欲與俱陳餘曰

漢殺張耳乃從於是漢王求人類張耳者斬之

持其頭遺陳餘陳餘乃遣兵助漢漢之敗於彭

城西陳餘亦復覺張耳不死即背漢漢三年韓

信已定魏地遣張耳與韓信擊破趙井陘徐廣曰

月斬陳餘泚水上徐廣曰在常山音遲一音丁禮反○

此水別然案地理志音脂則蘇音為得郭景純註山海經云泚水出常山中立縣○正義曰在趙州贊皇縣界追

殺趙王歇襄國漢立張耳為趙王徐廣曰四年十一月駟案漢書四年

夏漢五年張耳薨謚為景王子敖嗣立為趙王

高祖長女魯元公主為趙王敖后漢七年高祖

從平城過趙趙王朝夕袒韞蔽徐廣曰韞者臂捍也自上食

禮甚卑有子壻禮高祖箕倨言其慢易之索隱曰

屈膝坐其形如箕趙相貫高趙午等年六十餘徐廣曰田叔傳云趙相趙

午等數十人皆怒然則或宜言六十餘人故張耳客也生平為氣怒曰吾

王孱王也孟康曰音如潺湲之潺冀州人謂懦弱為孱韋昭曰

小顏音說王曰夫天下豪傑並起能者先立今

王事高祖甚恭而高祖無禮請為王殺之張敖

齧其指出血索隱曰案小顏云齧指以表至誠為其約誓曰君何言之誤

且元人亡國賴高祖得復國德流子孫秋豪皆

高祖力也願君無復出口貫高趙午等十餘人

皆相謂曰乃吾等非也吾王長者不倍德且吾

等義不辱今怨高祖辱我王故欲殺之何乃洿

王為乎

索隱曰漢書作汚蕭該音一故反說文云汚穢也

令事成歸王事敗獨

身坐耳漢八年上從東垣還過趙貫高等乃壁

人柏人

索隱曰謂於柏人縣館舍壁中著人欲為變也。正義曰柏人故城在刑州柏人縣西北十二里即高祖

宿處

要之置

韋昭曰為供置也。索隱曰文穎云置人於

止中也今按云置廁者置人於複壁中謂之

上過欲宿

心動問曰縣名為何曰柏人柏人者迫於人也

不宿而去漢九年貫高怨家知其謀乃上變告

之於是上皆并逮捕趙王貫高等十餘人皆爭

自劉貫高獨怒罵曰誰令公為之今王實無謀

而并捕王公等皆死誰白王不反者乃輜車膠

致正義曰謂其車上著板四周如檻形膠密不得開送致京師也與王詣長安治張

敖之罪上乃詔趙羣臣賓客有敢從王皆

族貫高與客孟舒等十餘人皆自髡鉗為

王家奴從來貫高至對獄曰獨吾屬為之

王實不知吏治榜笞數于刺劓徐廣曰丁劣反

亦刺也漢書作刺焚張晏云焚灼也說文云燒也應劭云以鐵刺之身無可擊者終不

復言呂后數言張王以魯元公主故不宜有

此上怒曰使張敖據天下豈少而女乎不聽

廷尉以貫高事辭聞上曰壯士誰知者以私

問之贊曰以私情相問中大夫泄公曰正義曰泄姓也史有泄私臣之

邑子素知之此固趙國立名義不侵為然諾者

也上使泄公持節問之徐廣曰復音鞭駟案韋昭曰輿如

輿牀人輿以行○索隱曰服虔云音編編竹木如今峻可以

為筒郭璞云倉仰視曰泄公邪泄公勞苦如生平

驩與語問張王果有計謀不高曰人情寧不各

愛其父母妻子乎今吾三族皆以論死豈以王

易吾親哉顧為王實不反獨吾等為之具道本

指所以為者王不知狀於是泄公入具以報上

乃赦趙王上賢貫高為人能立然諾使泄公具

告之曰張王已出因赦貫高貫高喜曰吾王審

審

出乎泄公曰然泄公曰上多足下故赦足下貫

高曰所以不死一身無餘者白張王不反也令

王已出吾責已塞死不恨矣且人臣有篡殺之

各何面目復事上哉縱上不殺我我不愧於心

乎乃仰絕腕遂死韋昭曰腕咽也。索隱曰蘇林云腕

該或音當此之時各聞天下張敖已出以尚魯

元故封為宣平侯索隱曰韋昭曰尚奉也。不敢言取崔

尚于中行王弼亦以於是上賢張王諸客以鉗奴從

張王入關無不為諸侯相郡守者及孝惠魯后

文帝孝景時張王客子孫皆得為二千石張敖

高后六年薨

關中記曰張敖豕在安陵東。正義曰魯

有張敖豕與公主同域又張

子偃為魯元王以母呂

后女故呂后封為魯元王

索隱曰案謂偃以元王

弱兄弟少及封張敖他姬子二人壽為樂昌侯

徐

曰漢紀張酺傳曰張敖之子壽

修為信都侯高后崩

諸呂無道大臣誅之而廢魯元王及樂昌侯信

都侯孝文帝即位復封故魯元王偃為南宮侯

續張氏

張敖謚武侯張偃之孫有罪

太史公曰張耳陳餘世傳所稱賢者其宿安

役莫非天下俊傑所居國無不取卿相者然張

耳陳餘始居約時漢書音義曰在貧賤時也相然信以死豈顧

問哉索隱曰葛共要用字宛云然猶爾也謂相和同諾者何也謂然諾相信雖死不顧也及據國

爭權卒相滅亡何鄉者相慕用之誠後相倍之

戾也豈非以利哉索隱曰有本作私利交漢書作勢利父故廉頗傳云天下以市道交君有

勢則從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名譽雖高賓客雖盛所由始與

太伯延陵季子異矣索隱述贊曰

張耳陳餘天下豪俊忘年騎旅刎頸相信

耳圍鉅鹿餘兵不進張既望深陳乃去印

勢利傾奪隙未成讐

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 史記八十九

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 史記九十

魏豹者故魏諸公子也其兄魏咎故魏時封為

寧陵君索隱曰案彭越傳云魏豹魏王咎從弟真魏後也晉灼云寧陵梁國縣也即今寧陵是秦

滅魏遷咎為家人陳勝之起王也正義王于放反咎往

從之陳王使魏人周市徇魏地魏地已下欲相

與立周市為魏王周市曰天下昏亂忠臣乃見

索隱曰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此取以為說也今天下共畔秦其義必立

魏王後乃可齊趙使車各五十乘立周市為魏

王市辭不受迎魏咎於陳五反陳王乃遣立咎

為魏王徐廣曰元年十二月也章邯已破陳王乃進兵擊魏

魏王徐廣曰元年十二月也章邯已破陳王乃進兵擊魏

王於臨濟正義曰故越在淄州高魏王乃使周市出

請救於齊楚齊楚遣項它田巴將兵隨市救魏

索隱曰案項官楚將田巴齊將也○正義我它徒多及章邯遂擊破殺周市等軍

圍臨濟各為其民約降約定各自燒殺魏豹亡

走楚徐廣曰二月楚懷王予魏豹數千人復徇魏

地項羽已破秦降章邯豹下魏二十餘城立豹

為魏王豹引精兵從項羽入關漢元年項羽封

諸侯欲有梁地乃徙魏王豹於河東都平陽正義

曰今為西魏王漢王還定三秦渡臨晉臨晉在

同州朝魏王豹以國屬焉遂從擊楚於彭城漢

敗還至滎陽豹請歸視親病至國即絕河津畔

漢漢王聞魏豹反方東憂楚未及擊謂酈生曰

緩頰往說魏豹能下之吾以萬戶封若酈生說

豹豹謝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耳索隱曰

無異騏驥之馳過隙則謂馬也小顏云白駒謂今漢王慢

而侮人罵詈諸侯羣臣如罵奴耳非有上下禮

節也吾不忍復見也於是漢王遣韓信擊虜豹

於河東徐廣曰二月傳誦滎陽以豹國為郡高祖本紀

河東太漢王令豹守滎陽楚圍之急周苛遂殺

魏豹

原上黨

彭越者昌邑人也正義曰漢武更山陽為昌國有梁丘

野字仲常漁鉅野澤中為君凌盪陳勝項梁之

起少年或謂越曰諸豪傑相立畔秦仲可以來

亦效之彭越曰兩龍方鬪且待之居歲餘澤間

少年相聚百餘人往從彭越曰請仲為長越謝

曰臣不願與諸君少年彊請乃許與期日日日

出會後期者斬索隱曰旦日謂明旦日出十餘

人後後者至日中於是越謝曰臣老諸君彊以

為長今期而多後不可盡誅誅最後者一人令

校長斬之皆笑曰何至是請後不敢於是越乃

引一人斬之設壇祭乃令徒屬徒屬皆大驚畏

越莫敢仰視乃行略地收諸侯散卒得千餘人

沛公之從碭北正義曰音唐郎反宋州碭山縣擊昌邑彭越助之

昌邑未下沛公引兵西彭越亦將其眾居鉅野

中收魏散卒項籍入關王諸侯還歸彭越眾萬

餘人母所屬漢元年秋齊王田榮畔項王漢乃

使人賜彭越將軍印使下濟陰以擊楚楚命蕭

公角正義曰蕭縣令楚縣令稱八公角名將兵擊越越大破楚軍漢

王二年春與魏王豹及諸侯東擊楚彭越將其

兵三萬餘人歸漢於外黃漢王曰彭將軍收魏

地得十餘城欲急立魏後今西魏王豹亦魏王
各從弟也真魏後乃拜彭越為魏相國擅將其
兵略定梁地索隱曰擅猶專也漢王之敗彭城解而西也

彭越皆復亡其所下城獨將其兵北居河上正義曰滑州河上漢王二年彭越常往來為漢游兵擊楚

絕其後糧於梁地漢四年冬項王與漢王相距

滎陽彭越攻下睢陽外黃十七城正義曰睢陽宋州宋城也外黃在汴州雍丘縣東項王聞之乃使曹咎守城皐正義曰河南府汜水是

自東收彭越所下城邑皆復為楚正義為于偽反越將

其兵北走穀城正義曰在齊州東阿縣東二十六里漢五年秋項

王之南走陽夏正義曰夏古雅反陳州太康縣也彭越復下昌邑

旁二十餘城得穀十餘萬斛以給漢王食漢王

敗使使召彭越并力擊楚越曰魏地初定尚畏

楚未可去漢王追楚為項籍所敗固陵正義曰固陵名在陳州苑丘縣西北三十二里乃謂留侯曰諸侯兵不從為之奈何

留侯曰齊王信之立非君王之意信亦不自堅

彭越本定梁地功多始君王以魏豹故拜彭越

為魏相國今豹死母後且越亦欲王而君王不

蚤定與此兩國約即勝楚睢陽以北至穀城正義曰從宋州已北至曹州以西曹濮沐滑並與彭越

皆以王彭相國從陳以東

傳音海正義曰從陳潁州北以東毫泗徐淮北之地東至

地舊與齊王信齊王信家在楚此其意欲復得故

邑君王能出捐此地許二人二人今可致即不

能事未可知也於是漢王乃發使使彭越如留

侯策使者至彭越乃悉引兵奮下下正義曰在遂

破楚五年項籍已死春立彭越為梁王都定陶

正義六年朝陳九年十年皆來朝長安十年秋

陳豨反代地高帝自往擊至邯鄲徵兵梁王梁

王稱病使將將兵詣邯鄲高帝怒使人讓梁王

梁王恐欲自往謝其將扈輒曰王始不往見讓

而往往則為禽矣不如遂發兵反梁王不聽稱

病梁王怒其太僕欲斬之太僕亡走漢告梁王

與扈輒謀反於是上使使掩梁王梁王不覺捕

梁王囚之雒陽有司治反形已具張晏曰扈輒勸

反形已具有司井也請論如法上赦以為

庶人傳處蜀青衣文穎曰青衣縣名在蜀費曰今漢嘉

是也西至鄭索隱曰地理志鄭屬逢呂后從長安

來欲之雒陽道見彭王彭王為呂后泣涕自言

無罪願處故昌邑呂后許諾與俱東至雒陽呂

后白上曰彭王壯士今徙之蜀此自遺患正義曰

遺在李

反不加遂誅之妾謹與俱來於是吕后乃令其
舍人告彭越復謀反廷尉王恬關奏請族之上
乃可遂夷越宗族國除

太史公曰魏豹彭越雖故賤然已席卷千里

曰言魏地闊千里如席卷舒南面稱孤喋血乘勝日有聞矣

曰一作安韓傳亦有喋血語也○索隱曰音喋懷畔逆

之意及敗不死而虜囚身被刑戮何哉中材已

上且羞其行況王者乎彼無異故智略絕人獨

患無身耳得攝尺寸之柄其雲蒸龍變欲有所

會其度以故幽囚而不辭云

索隱述贊曰

魏咎兄弟 因時而王 豹後屬楚

其國遂亡 仲起昌邑 歸漢外黃

往來聲援 再續軍糧 徵兵不往

蒞醢何傷

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

史記九十一

史記卷九十一

